

# 玻璃芦葦

SUMI  
Sakuragi

硝子  
の  
葦

[日]  
櫻木紫乃

著

刘子倩

译

节子，  
你究竟是怎样的女人？

# 玻璃芦葦

Shine  
Sakuragi

硝子  
の  
葦

[日]  
櫻木紫乃  
著

刘子倩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玻璃芦苇 / (日) 樱木紫乃著; 刘子倩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04-7474-4

I. ①玻… II. ①樱…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1976 号

Garasu no Ashi by Shino Sakuragi

Copyright © Shino Sakuragi,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5-098

玻璃芦苇

BOLLUWEI

作者: [日] 樱木紫乃

译者: 刘子倩

出版人: 刘清华

出品人: 陈昱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200020)

责任编辑: 耿会芬

装帧设计: 张苗

责任印制: 王磊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2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4-7474-4

定价: 3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0731-85983029 }

目录

CONTENTS

序章—— 001

正文—— 017

终章—— 209

译后记

玻璃的芦苇并不动摇—— 233

玻璃  
芦苇

序  
章



中元节已过。厚岸的街头吹起秋风。

男人坐在只有小吧台加五张圆凳的小酒馆里。这里的客人，几乎都是叫一份炖煮的下酒小菜与当天进港的鲜鱼，配几瓶清酒，就满足而归了。小巷入口的拱门上写着“铃兰银座”。本来应该是白色的铁板，边缘已经生锈。

宽约五米的小巷两侧，各有十家酒廊。正在营业的只有位于两头的两家。在渔获丰收的时代，这个城市有很多这样的小巷。

丰满的老板娘伸出骨节突起、刻满皱纹的手，递来一碟水煮马铃薯。男人简短道谢后接下。

“‘珠希’的老板娘终于也把店关掉了。我正奇怪怎么没听见荒腔走板的卡拉OK，结果就在区立医院遇上她了。好像是天天在没客人上门的店里独自唱歌弄到高血压。听说飙高到两百，真可怕。”

男人察觉老板娘的话题与中元假期前一模一样，但他也只是默默吃马铃薯。即便到了晚间八点，“铃兰银座”的灯光，除

了巷子对面那头的“绿”之外还是不见增加。

“没办法，以前都筑先生您还年轻、厚岸也繁华的时候，这一带的老板娘都才三十几岁。渔获量也比现在多。”

男人接腔说中元节期间生意应该稍有起色吧。老板娘摇头说：“真是这样就好。”没电视也没收音机是“竹中”的优点。二十五年前厚岸曾有的繁华好景，如今找遍街头也找不到。老板娘感叹，离乡的年轻人连中元节也不肯回来了。

二度赴任后他又开始来“竹中”报到，与年华老去的老板娘互相斟酒聊聊往事也不坏。无论城市或人，有成长自然也有衰老。

“咦？”老板娘说着将视线移向男人身后。男人也跟着朝门口看。玻璃门外约有对折的报纸那么大的招牌灯光正在闪烁。

“我家的招牌好像也累了。真是穷酸啊，跟我一样。”

老板娘从吧台边走出来，不悦地拔掉招牌的插头。敞开的玻璃门吹入海风，替油脂丰厚的盐烤大黑秋刀鱼增添风味。

喝光瓶中酒，男人转头看老板娘。只见她把电线缠妥在招牌脚下，正掀起门帘望着“铃兰银座”小巷。

“回来了吗……”

老板娘说好像有熟人回来了。

“我过去看一下。”

男人问如果客人上门怎么办。“不好意思，请先帮我招呼



一下。”她说着笑了。

老板娘离开的时间约莫只有七八分钟。无须男人担心，没有客人来过。她一边嚷着伤脑筋一边走回店内，进了吧台立刻开始温酒。

“在横巷这里出生的孩子，马上三十岁了。她抢走母亲的情人，曾几何时居然成了社长夫人。不过她老公号称社长，好像只是个开宾馆的。我刚才过去瞄了一下，她带了个男人回来。看那样子应该不是普通关系，是个年轻小伙子。有句老话说遗传是强大的，也难怪吧。”

又过了十五分钟，入口的玻璃门突然剧烈地震动摇晃起来。男人弯腰端起酒瓶。老板娘双手稳住架上陈列的烧酒酒瓶，一边嚷嚷：“地震了！”

男人的脑中浮现以前见过的焚化炉。他联想到震动是挥发性物质导致的爆炸。当时工人负责处理焚烧的垃圾中残留了些许强力胶，一点火，直径约一米当作焚化炉使用的水泥管立刻被轰掉。塑料袋本来装在被带回警局辅导的少年口袋中。据说是小心混入可燃垃圾中的。幸好无人受伤，却闹得消防车出动，虚惊一场。

男人起身走到店外。老板娘也跟在男人身后。

位于小巷“铃兰银座”中段的某家酒廊，冒出艳橘色火柱。

火焰像要烧焦星星般冒出冲天的黑烟。男人跑过去，写有“巴比阿那”的招牌已在热气与浓烟中变形。

老板娘叫着：“消防车！”然后扭头跑回店里。男人也忘了自己胸前口袋里的手机，被大火与浓烟逼得后退。

木门的缝隙之间喷出黑烟。小巷对面“绿”的店主跑过来。男人转头看刚刚待的“竹中”。小巷的拱门下有人影出现。

拱门下的人影左右摇晃，笔直朝这边接近。人影没有放慢步伐。男人不假思索拽住走近火焰的人。

“里面还有人！”

他将尖声高喊的那个人双手反剪在后，那人的醉意几乎完全被眼前的大火赶跑了。

“里面有谁在？你是这间店里的人吗？我是厚岸警署的都筑。”

他拽着发呆的男人手臂，从胸前口袋掏出警证。男人看到证件后，眼中映着火焰，一再强调“里面有人”。转眼之间，左右两侧比邻的店面也陷入了火海。等到消防车抵达时，朝两侧蔓延的大火已毫不留情地吞没了小巷的店面。

“不好意思，能否请教你的姓名、职业与住址？”

都筑一边观察男人，一边把对方断断续续做出的答复写在本子上。

泽木昌弘 四十岁 税理士<sup>1</sup> 在钏路市经营会计事务所

都筑询问屋内的人是谁。他一直在等泽木开口。不知不觉，围观的人已多达十人，被抵达“铃兰银座”的消防队员赶出小巷，都筑与泽木也退到位于拱门边的“竹中”。方才还在夜空闪耀的满天星斗也被浓烟遮蔽，如今一颗也看不见了。

警方清早开始勘验现场发现的性别不明的遗体，当天下午宣布死者是行踪不明的“幸田节子，现年三十岁”。指证人是直到昨晚最后还与她在一起的泽木昌弘。

根据现场勘验，起火点位于“巴比阿那”店面后方住宅的客厅。依遗体的状况分析，应是死者自己泼汽油纵火。发现时遗体已化为焦骨，因高温与建筑倒塌之故无法完整捡回尸骨。前来确认的泽木昌弘，即便看到警方收集到的焦骨似乎还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都筑询问他与女人的关系，泽木抬头眼神凶狠地说：

“我很理解她目前的状况，本来打算今后我来负责她的开销。”

“刚出小巷，她就说有东西忘了拿，叫你等她是吧？”

“那是单行道，我本来打算左转再绕回店前。但她说自己跑会比较快。”

1. 税理士：日本特有的专业税务代理人，比会计师的业务范围小。

“你没察觉她的言行举止有做出这种选择的迹象吗？”

“她突然说要把她先生的公司转手给员工，然后邀我来厚岸兜风。”

都筑问他是否猜得出她为何邀他来厚岸。

“她说这是她出生的老家，还给我看老相簿。”

泽木昌弘的一句话，成了推断幸田节子赴死决心的要因。都筑未再继续询问。

“你该庆幸自己保住一命。”

刑警不经意嘟囔的话，透露了他内心的想法。都筑确信，“幸田节子抱着拖此人共赴黄泉的打算来到厚岸”，推测应该八九不离十，并就此结束关于“巴比阿那”火灾的侦讯。

\*\*\*

幸田喜一郎死了。

十二月二十日黎明前，北海道的道东地区降下历年罕见的大雪，泽木放在床边的手机接到消息。自夜半下起的大雪发出干扁的沙沙声，敲打泽木卧室的窗子。

八月二日出事以来一直昏迷不醒的幸田喜一郎，直接死因为肺炎。泽木一边听着高中老友爱场医生的叙述频频点头，一边回想这个漫长的夏天。

“是清晨五点过后死的。”

“麻烦你了。”

爱场说会在医院等他，就此挂断电话。

在钏路湿地这场大雪的看顾下，幸田喜一郎死去。泽木下床把FF式<sup>1</sup>暖炉的火力从微小调到大。火焰从炉芯猛然喷出，反射板染上朱红色。

他从手机的来电记录找出宇都木俊子的电话打过去。距离“皇家宾馆”的退房时间点还有时间。八点前后会有一连串退房的会计业务，在此之前她大概正抓紧时间小憩吧。即便真是如此，她也是必须率先联络的对象。

俊子四个月前只是普通经理，花了三个月时间才把她变成总经理。比起讨论营业权的转让手续及租赁公司的付款减额，说服俊子更耗费时间。最后让她点头，还是因为泽木一句“这是幸田节子的心愿”。

四个月前，虽然已经没必要再火化，还是决定把遗骸送至火葬场的也是泽木与宇都木俊子。

“老娘那么卖力可不是为了捡这种东西。”

俊子的话萦绕耳边。火葬场人员一脸抱歉地说：“遗骨只有一般人的一半。”遗骨因浸泡在油与杂质中，已变成黑、灰、暗

1. FF式 (Forced draught balanced flue type)：密闭强制排气式。

绿色交织的斑驳模样。

宇都木俊子似乎正在睡觉，但她抢在泽木之前先开口：

“是社长的事吧？”

“我现在要去医院。还要商量丧礼的事，你也会来吗？”

“泽木老师，”俊子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说来无情，旅馆业者的丧礼没人会来。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宾馆开张时掺杂了嫉妒、轻蔑及各种情绪，挤在身边的人倒是很多。节子死了，社长如今一无所有。饭店业者根本没有朋友或伙伴。施工业者和装潢业者也是，若是社长的老婆死了大概还会急忙赶来。可是社长本人死了就再也没理由讲人情道义了。同行通常也不可能放下生意来参加葬礼。”

她说：“届时会来的恐怕不是长年音信不通的旧识，就是在内心瞧不起喜一郎的人。你想让那种人瞻仰遗容吗？”被这么一问，他无话可说。

“不过想跟他把这辈子的账算清楚的人，我想倒是有几个。”

“你的意思就是要直接去火葬场？”

宇都木俊子强硬地回答：“对。”她说没有亲戚的幸田喜一郎，应该埋葬在他亲手创办的事业中。得知她的同居人也是如此，泽木欣然接受。棺木与火葬场的时间安排就交给专门的业者，之后只要听相关人员的引导就行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幸田喜一郎被送入的二号炉，与

四个月前的幸田节子一样。泽木用筷子接下俊子夹过来的喜一郎的肋骨碎片。一看之下，头骨中央躺着小小的金属，这是车祸发生后用来固定他骨折的鼻子与脸颊的。泽木把那个也一起放进骨灰坛。

从火葬场出来，昨日开始笼罩街头的大雪令景色明亮。如果没下雪，枯草与干枯的芦苇八成会将湿原及沿线道路妆点成水墨画。雪云仍滞留上空。气象预报说时雪时晴的状态好像会持续到明天早上。

他将抱着骨灰坛的宇都木俊子送到皇家宾馆。直到泽木的车子弯过转角，俊子仍伫立雪中。

外出期间，事务所前的停车场也积了约十厘米厚的雪。六十岁的事务员木田聪子，从屋里指着入口请泽木铲雪。泽木把可容纳三辆车的停车场积雪简单铲去。当他拍着羽绒衣上的雪花走进玄关后，木田朝他胸前洒把盐去除秽气，殷勤地端来热茶。

正值午休时间。泽木接过茶杯，问她年终奖金和去年一样十万可不可以。木田眼带顾虑说：“每次都麻烦您了。”然后把伸出的左手一摊做出“再来一点”的动作。她的动作令泽木忍俊不禁。

年底的工作也进入最后关头。今年之内必须考虑经营重整计划的公司有两家。现在可不是悠哉吃午餐的时候。

越是经历过过好景气的业主越爱抱怨窘境。即便泽木建议他们根据收入缩小事业规模，几乎所有的业主还是不肯点头。总之一切只能靠数字说话。他打开计算机，列出那些毫无生活感的数字。

皇家宾馆的业绩本身虽然不怎样，但是在偿还租赁公司的款项、固定开销，以及人事费的收支平衡方面做得还不错。宇都木俊子对于宾馆的经营一贯坚持“地理条件决定一切”。泽木长叹一声，睨视数字。

他一边婉拒已打开便当的木田一边整理数据之际，事务所的电话响了。木田停下持筷的手，在电话响第二声时接起。按照她的习惯通常会边做摘记边确认对象，但这次她按下保留键后捂住话筒，小声说：

“现在可以转给您吗？”

“谁打来的？”

“厚岸警署的一位都筑先生。”

“接过来。”

四个月前因“巴比阿那”酒廊失火，警署的人来侦讯，该名便衣警察的脸孔浮现脑海。此人体格壮硕，给人柔道家的印象。他切换保留键，都筑低沉的声音顿时滑入耳中。

“上次不好意思。很抱歉在忙碌的年底突然打电话给您。今年只剩十天，想必您很忙碌吧？”



“彼此彼此。警方应该也差不多吧？”

都筑说“的确”，再次为冒昧来电致歉。他说八月那起火灾出现一个疑点令人耿耿于怀。

“事到如今才耿耿于怀？老实说我一直耿耿于怀。可是每日被生活所逼，疑问与后悔几乎都说不出口，一切简直令我无法接受，甚至没有一天可以积极地正面思考。”

讲到最后语气不免带有几分怒气。明知这是迁怒却停不下来。其中大半不是针对都筑，是对节子。沉默中，话筒彼端的都筑做了一个深呼吸。

“电话里也不方便谈，我可以现在过来拜访吗？”

泽木没有吭气。都筑又说：“就算您说不行我也想拜访。”

“有何贵干，请先告诉我。这点起码可以透露吧？我可是刚刚才去替幸田节子的丈夫捡骨。”

“真是遗憾。”

泽木感觉不到都筑任何情感。看来喜一郎之死不在他来访的要件之内。

“只要一下子就好，请抽空跟我见个面。关于八月的火灾，有件事非得向泽木先生请教不可。”

“在电话里不能说吗？”

都筑回答：“是的。”幸田喜一郎的死，本该将这个夏天发生的种种全数了结。事到如今警方纵使开始调查什么，也找不